

The Tao of Jung:  
The Way of Integrity



整 合 之 路

# 荣格之道

【美】  
申荷永 等译  
戴维·罗森 著

点金石译丛



图字：01-2002-671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格之道：整合之路 / (美) 罗森著；申荷永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点金石译丛)

书名原文：The Tao of Jung

ISBN 7-5004-3618-1

I. 荣… II. ①罗… ②申… III. 荣格，C.G.  
(1875~1961)—思想评论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120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57 千字

定 价 1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点金石译丛》编委会

主 编 申荷永

副 主 编 戴维·罗森 (David Rosen)

喻 阳

顾 问 托马斯·科施 (Thomas Kirsch)

默里·斯坦因 (Murray Stein)

许尚侠

**编委会成员** (按姓名拼音顺序)

曹宏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高 岚 (华南师范大学)

龚 隽 (华南师范大学)

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

刘 诚 (香港浸会大学)

刘翔平 (北京师范大学)

宋广文 (曲阜师范大学)

孙时进 (复旦大学)

斯丹·马兰 (Stan Marlen, 美国费城荣格研究院)

万 玮 (瑞士苏黎世荣格研究院)

约翰·比贝 (John Beebe, 美国旧金山荣格研究院)

杨广学 (烟台师范大学)

杨韶刚 (南京师范大学)

张粹然 (成都大学)

郑福明 (华南师范大学)



## 总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点金石译丛》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译丛缘起于1998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译丛所选作品的部分原作者,以及大部分译者,当时会聚在一起,研讨与感受了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深远意义,酝酿了翻译出版这套译丛的最初思路。

对于这套译丛的名称,我们想与读者做这样一些交流。“点金石”往往使人们联想起“炼金术”或“哲人石”,事实上,这也正是荣格心理分析的核心问题所在。在象征的意义上去发挥那种“点石成金”的神奇作用,也正是心理分析的关键。其中所寓意的是那种精神或心理的转化与超越性力量。但是,当我们用“点金石”作为本译丛名称的时候,并非要去强化传统的“点金石”说法中的神话意涵,而是想赋予其某种朴素的意义。在我们所选择的“点金石”名称的背后,还有一些关于普通“石头”的故事。

荣格有着深深的“石头情结”,他的心理分析也与“石

头”有着不解的渊源。在其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中，曾有这样一种对自己童年经验的描述：坐在石头上，幻想着与石头的互换。这极为类似庄周梦蝶的“物化”体验。荣格深信，这石头与他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甚至把石头作为他“第二人格”的象征。这“石头情结”伴随着他的一生。荣格留在波林根的石刻，就像波林根一样著名，尤其是那“三面刻石”，几乎就是荣格心理分析的象征。

因此，在荣格的眼中，“点金石”不仅仅是神奇的石头，也是普通的石头，其中蕴示着生活的意义。荣格的秘书贾菲（Aniela Jaffe）在所撰写的《意义的神话》一书中，试图向世人解释荣格以及荣格心理学对于生活意义的意义。我很清晰地记得其“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贾菲说荣格“惟有当他作为‘试金石’（touch-stone）来接触心灵真理的时候，他的生活才充满意义”。我们也想把这种意义上的“试金石”，融入我们的《点金石译丛》名称之中。

这是一套以翻译荣格分析心理学专著为主的系列译丛。《诗经》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也正是我们付诸《点金石译丛》翻译出版工作的心愿；《诗经》中曾描述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意境，这也是我们想付诸《点金石译丛》翻译与出版的气氛；《老子》曾留给我们“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的教诲，这也是我们想付诸《点金石译丛》翻译出版工作的内容。

“点金石”译丛的原作者，均是饮誉国际分析心理学领域的专家。由于组织本译丛翻译工作的缘故，我曾与他们多有个人接触。他们曾一致让我代为表达对其著作能够



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敬意与感谢。这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敬仰，也是对于中文版读者的谢意。

参加本译丛翻译的诸位学者，都有着深厚的心理学知识基础。在他们的翻译工作中，也注入了中国文化的心理分析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与努力。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几任主席：托马斯·科施（Thomas Kirsch）、维罗纳·卡斯特（Verena Kast）和鲁格·肇嘉（Lugi Zoja），都对本译丛的计划与组织提供了热情的帮助。美国得州 A&M 大学首席荣格教授戴维·罗森（David Rosen），美国旧金山荣格研究院院长约翰·比贝（John Beebe），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现任主席默里·斯坦因（Murray Stein），更是对这套译丛的组织翻译与版权等提供了具体而有力的支持。谨以译丛的出版，向他们表达敬意与感激。

3

申荷永

2002 年 3 月

于瑞士苏黎世荣格心理分析研究院



## 解 题

点金石(Philosopher' Stone)，亦称哲人石，魔法石，据说是能将劣质金属变为金银的一种假想中的物质。配制这种物质是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炼金术致力实现的目标。人们认为把点金石(有时被形容为易熔解的红色粉末)加进适量的劣金属中，可使之完全转变为金或银——这一神奇过程具有哲学的、医药的及宗教的含义。

点金石的观念最早由埃及炼金术士左西穆斯(Zosimos)在约公元300年提出，他称之为药石(xerion)。中世纪早期的阿拉伯炼金术士称其为炼金药(aliksir)，是治疗病人及“患病金属”(如铅)的万灵药。此“药剂”可将劣质金属转变为黄金。中世纪晚期，地中海地区的炼金术士首次将对点金石的研究目标放在如何延续人类必死的肉体上。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到18世纪，对点金石的研究几乎已被完全放弃。但应该看到，正是对这种神奇的“魔法石”的追求，促进了近代化学的诞生。

献给萨娜和她的道

东方与西方，再也不能被分开。

——歌德



## 中译本前言

自从记事以来，我就喜欢中国。因此，我对于此书被翻译成中文感到由衷的荣幸。尤其是由申荷永教授来翻译它，使我更感幸运。申荷永教授是我的朋友和同行。当我于1998年冬天来中国广州参加“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时候，一个童年的梦终于实现了。申荷永教授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我在这次盛会上做了“荣格之道”的主题报告。在这之前，我与申荷永教授曾一起在美国芝加哥荣格研究院做关于“荣格与中国”的对话研讨，那是1997年。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开始发展。

我第一次写与中国有关的文章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一篇题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论文，它获得了欧文·扬（Owen D. Young）国际关系奖的第一名，至今还被保存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的档案中。几年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她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时，我感到正义取得了胜利。也是当我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第一次读了老子的《道德经》和卡尔·荣格的《回忆、梦与思考》。当

时，我产生了荣格与老子有着很接近的哲学这么一种感觉。然而，过了30年之后，当撰写《荣格之道》的时候，我才清楚地看到，荣格在西方和东西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本书通过展示荣格心理学与道家思想的一致性来阐述荣格与中国的关系，能尽此微薄之力我甚感欣慰。

2

荣格像孔子那样，也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个人发挥其所拥有的潜能，社会与世界都会获益。在他撰写的《〈易经〉导言》（为威廉《易经》译本撰写的导言）中，荣格强调了中国的古典智慧。（《周易》中有孔子所作的对所有六十四卦的评论与解说。）威廉和荣格在道家内丹经典《金花的秘密》中再度合作，该书使得荣格更加确信自己的心理学。当申荷永告诉我“第二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主题将涉及《易经》、道与荣格心理学）可能会在2002年冬天在青岛举办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威廉曾在那里生活过，那里也是道家的圣地。我期待着利用我的学术年假重返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得知我与中国的关系通过本书的翻译以及学术的交流能获得加深与发展，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戴维·罗森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城



3

道



## 道

道(道路)既是固定的同时又是运动的。道统一切，正如可见与不可见之中自然(天地)遍及万物一样。古汉字“道”的左边，是“走”的意思，联系着大地；其上面的部分似乎象征着一步一步，但其下面的横线则表示着坚定。在“道”字的右边，是“首”的字形，上面的是头发，联系着天，具有“开始”或“始源”的含义。整个字形的本义是“道”，尽管它本身是固定的，却引导着由始至终，又复归于初。



## 前　言

惟有通过回顾才能理解生活，但又必须  
往前走。

——索伦·克尔凯郭尔

7

我长期以来深受道家思想的吸引。在第一次读《老子》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对我说话。实际上，我第一次阅读荣格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体验。后来，我逐渐发现荣格自己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具有了道家的生活态度。当我把我自己这两种重要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我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汇入了同一河流的溪水时，我的《荣格之道》也就开始孕育了。

《荣格之道》是关于荣格心理整合之途径的，但实际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样的一种工作注定是要带有个人色彩的。我选择去苏黎世写这本书，在到达那里之后，我偶然读到荣格的一封信，其中一段俨然是荣格在对我说话：

……简朴而顺其自然。你无须预测，但是能够回顾。世界上并没有“如何”来生活，我们只是每天活着……然而，你似乎很难不变得复杂，很难去做手边简单的事情……所以，从你自尊的高峰降下来吧，倾听自己最基本的感受。这就是你的路。[1]

在我到达苏黎世当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梦：我在一处看起来像是瑞士高山牧场的地方，身旁有一个女人。我从不认识这个女人，但她看起来像是我的朋友。远处的下方，是一个山区村落，有一条小河穿流而过。山上有一条滑索直接通往村落，但是我没有乘坐，而是与那女人一起，漫步走下山坡。

在这个梦中，那位女人代表了我的创造性缪斯，阿尼玛，或者谙我的灵魂。这梦也表现了道的启示，它引导我，并且在我女性心灵的陪伴下，缓慢而自然地走向那山路。

荣格指出，梦是那永恒的创造源泉：自性(或道)所传递给我们的消息。因而，我的梦也确认了我独自去苏黎世撰写《荣格之道》的决定。本来，我曾经希望我的妻子陪我一起做这次旅行，但是她没有同意。这也可以说，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和所要参与的事情。不过，我的决定，以及我执意前往的决心，促成了一种危机的出现。我的妻子是不希望我去的。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感到很伤心，特别是因为我的三个女儿被牵扯到这种争论中间。同时我也想，这种争吵不过是我们之间以前



经常出现的“雷阵雨”，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而一段时间的离别，还会使我们变得更加亲密。我知道有一位同事，也是在最近休年假期间，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他的妻子选择留下来做自己的事情，但他们的婚姻似乎变得比原来还好。当时，我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一种深层的神秘力量，正在引导我跨过大西洋，去做一种研究，来撰写这本书。我只知道我喜欢这样一种研究，它是一种真正属于自我探索的研究。我几乎不知道，当我踏上这一旅途的时候，我就要面临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死亡与重生的体验。道早已昭示：我的“寂然而动”的旅程，将是一种持久的孤独。

我搬进了靠近苏黎世的一个新住所。那是一个电工的首层房间，位于巴斯道夫(Bassersdorf)的一个小村庄。当我得知由于原先租这房间的人去了东方旅行、所以可以空出来出租的时候，顿时感到一种意外和惊奇。房间的客厅里，一半是东方装饰，一半是瑞士风格。我告诉这位出租房子的人，我要撰写一部关于荣格和道书，并且同样要旅行到东方，或者说神游东方，因而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房间里。来到苏黎世的第一周至 10 天左右，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现在我意识到那是一种对未来事件的预兆。那时我感觉到自己几乎快要死了。我以为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因为常有疼痛感，有时会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尤其是这疼痛一直延伸到了我的左臂。通过朋友的帮助，我看了一位瑞士的内科医生。他为我做了检查，并且做了心电图，结果都是正常的。医生认为疼痛可能来自左颈部的旧伤。于是，证实了就我的身体情况而言，并没有什么生

命危险；但是，接着也就表现出，我要从心理上经历一种死亡体验。当时，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自身生活危机的个人体验将如何影响我的研究，如何使我更敏感于展现荣格的生活危机。

我身体复原之后，便即刻去拜访玛莉·路易斯·冯·弗兰兹(Marie Louis von Franz)和梅尔(C. A. Meier)，两位备受尊重的荣格分析家，荣格的长期同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比大部分活着的荣格学者都更了解荣格及其心理学。我分别问他们两人，他们认为荣格是道家吗？冯·弗兰兹这样回答：“是的，荣格崇尚道家，并且对道家哲学的生活方式身体力行。”对此梅尔也表示赞同，他说，

“是的，荣格是一位道家。现在，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荣格的对立统一性心理学从其本质上说与道家思想是一致的。人们想把荣格变成他本来并不是那样的人。他扎根于自然对其对立与统一之中。然而，对于道家，他是如此的虔诚，如此的神往，荣格作为道家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的言论使我获得了信心，我知道我所选择的道路是对的。

当我最初开始探索荣格的世界(他的生活和心理学)及其与道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我并不能充分地体会这两者是如何密切地反映着我自己的内在本性。后来体会到了，是在我访问了波林根(Bollingen)的时候。那曾经是我三十年的期望。当我19岁读了荣格的《回忆、梦与思考》之后，便开始期待有那么一天访问波林根。在那里，我能够看得见、感觉到荣格如何使自己与其心灵和自然和谐一致。在波林根，我感受到了孤独的祝福；我体验到了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所特有的宁静。对于荣格来说，由石头砌